

余光中之于诗文，不但创作双管齐下，
而且评论甚具影响，遍及一代之诗艺文风。

这是他为本社亲选的评论集，
其中的二十五篇文章，依探讨的范围分为诗、散文、
绘画、翻译、音乐、其他等六辑。

余氏之评论不但见解犀利，而且情趣盎然，
不下于他的诗文。

其中《象牙塔到白玉楼》、《葬自珍与雪莱》
及论游记四篇均体大思精，
极有分量。

连环妙计

台港暨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库

余光中 著

余光中自选集

台港暨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库

策划 肖关鸿

妙计
连环

余光中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连环妙计/余光中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1999.8(1999.12重印)
(台港暨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库)

ISBN 7-5321-1898-3

I.连… II.余… III.当代文学-文学评论-中国-文集 IV.I206.7-53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54044号

责任编辑:陈先法

封面设计:周艳梅

连 环 妙 计

余光中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:csi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i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4.875 插页 2 字数 294,000

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5,001—8,100册

ISBN 7-5321-1898-3/I·1533 定价:21.50元



自序

—

大约从二十岁起,我这一生在文学上开辟的空间,前后共为四度。年轻的时候我自诩“右手写诗,左手为文”,并且把第一本散文集叫做《左手的缪思》,显然以诗为正果,而以文为副业,至于评论与翻译,则更为余事,可以交给第三只手了。后来发现这左手的副业,虽未刻意插柳,竟也渐自成阴,乃悟诗文双管皆为汉魂所附,宜乎齐下,求其两全。所以我在散文集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的自序里说:“散文不是我的诗余。散文与诗,是我的双目,任缺其一,世界就不成一体。正如佛洛斯特所言:‘双目合,视乃得。’(My two eyes make one in sight.)”

在中国传统里,写诗、写散文,都是文人的当行本色:许多文人未必诗文双绝,至少也是双管并搦,不致偏行。唐宋八大家里,至少有五家称得上双绝。这现象,在西方就少见

了。至于评论与翻译,作家行有余力,固然可以兼差,但毕竟学者用力的范围了,至少对作家是半述半作的边区。诗、散文、评论、翻译,正是我经营文学的四度空间。四者之间因为用心的方式不同而有差异,但是有一种精神一以贯之,便是我对中文始终不渝的敬爱。中国文学一代代的传承像接力赛,我手中的这一棒是远从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,经由李、杜、韩、柳、欧、苏一路传来,棒上还留有他们的掌温,不能在我的手中落地。

二

诗是我的初恋,也是我一生的罗曼史,眼看她已经与我白头偕老了。不对,只是诗人老了,诗,仍然年轻。在这多变而又速变的时代,都快进入二十一世纪了,诗,仍然是折旧率不能欺负的东西。

《与海为邻》是我为上海文艺出版社自选的诗选,其中的一百四十多首作品,依年代顺序,分别选自我的十六本诗集,无论在题材、诗体、风格与写作的时空背景各方面,都颇具代表性。我一生写诗,迄今产量约为八百四十首,选入这本《与海为邻》的占了六分之一。

我是二十一岁那年(一九四九)在厦门上船,告别大陆的。此后的半个世纪里,我曾去美国念书、教书,前后五年,后来又去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达十一年,其余的悠悠岁月都在台湾度过。生命的地理拼图,有两块大陆、一座岛、一座半岛;诗作的分布是:旧大陆时期只留下三两首少作,因为

我在离开故土的前一年才写起诗来；新大陆时期得诗五十六首，香港时期得诗一百七十首，其他的诗则都在台湾写成。《与海为邻》所选各时期作品的数量，除旧大陆时期是例外，余皆合乎实际的比重。

题材与风格的发展太过纷繁，而论者已多，在此不拟自剖。诗体则比较客观，不妨略述。我写新诗，是从新月派的格律诗入手，久而病其单调、拘谨，转向句法、韵式、分段、回行各方面寻求变化，却始终不曾“变节”，向所谓自由诗投降。自由诗之误解、误用，乃当今新诗之沉痾，病情是有自由而无诗。格律诗的毛病是拘谨，相反地，自由诗却病于散漫。当初新诗人改写自由诗，是要跳出格律诗的“韵文化”，不料矫枉过正，又纷纷堕入了“散文化”。我早期写诗，多为整齐分段，后来发现，分段虽有整齐、工巧、清晰之功，却不如全诗（尤其是长诗）一气呵成，不加分段时，那种累积的分量与伸缩的弹性。我后期的诗不分段的渐多，就是想在诗艺上把中国的古风与西方的无韵体融于一炉。

三

我写散文比写诗要晚七、八年，开始只当它是“诗余”的骋笔，未曾预期它会与诗齐驱。几经放蹄驰骤，作品渐多，风格崭露，才发现这种文体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尚有广阔的沃土可以开发。于是我双管齐下，一方面探索新的文体，锻炼新的语言，一方面在观念上鼓吹革新，发表《剪掉散文的辫子》一类的文章。其结果，我在散文上虽然起步晚了

几年,但是凭了诗的巧力,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,竟然进展较快,功力早熟。

在《剪掉散文的辫子》一文中,我指出当时(六十年代初期)积习已久而迄仍流行的三种病态散文:伪学者的散文(又分西而不化的洋学者文体与文白夹缠的国学者文体)、花花公子的散文、浣衣妇的散文;并且鼓吹兼顾弹性、密度、质料的现代散文。

所谓弹性,不但是指句法的长短相济、正反互补,节奏的可快可慢,音调的可重可轻,也指语言的兼容并铸。口语的自然生动当为白话文的基调,如能佐以文言的严整简洁,英文的主客井然、虽长不乱,甚至俚语的偶然穿插、亲切坦率,文体必然多元而富弹性,不致沦为单调、刻板。其理正如多元合金往往胜过单纯金属。

知性与感性的把握与调配,也是散文的一大艺术。知性重客观,感性凭主观。知性重分析,感性凭直觉。知性要言之有物,持之成理,感性要言之有情,味之得境。散文佳作往往能兼容二者,而使之相得益彰。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本是公文,却写得真情流露;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显为美文,却由感性转入知性,以史为戒,力贬奢华。而同一散文大家之作,知性与感性的比重也变化多姿。例如苏轼论人之作,《晁错论》绝少抒情,至于《范增论》、《贾谊论》、《留侯论》,则抒情一篇浓于一篇。《方山子传》又别开生面,把抒情寓于叙事而非议论。而《喜雨亭记》、《凌虚台记》、《超然台记》、《放鹤亭记》、《石钟山记》等五记,却在抒情文中带出议论,其间情、理的比重各有不同,但知性与感性均有交汇。

所以太硬的散文，若急于说教或矜博，读来便索然无趣。而太软的散文，不是一味纵情，便是只解滥感，也令人厌烦。其实不少所谓“散文诗”或“美文”之类过分纯情、唯感，溺于甜腻的或是凄美的空洞情调，结果只怕是美到“媚而无骨”，雅到“俗不可耐”。这种阴柔的风气流行于我年轻时代的文坛，所以早年我致力散文，便是要一扫这脂粉气。我认为散文可以提升到更崇高、更多元、更强烈的境地，在风格上不妨坚实如油画，遒劲如木刻，宏伟如建筑，而不应长久甘于一张素描、一幅水彩、一株盆栽。当时我向往的不是小品珍玩，而是韩潮苏海。我投入散文，是“为了崇拜一枝男得充血的笔，一种雄厚如斧野犷如碑的风格。”

《满亭星月》是我自编的散文选，依文类性质，分为抒情散文，知性散文，小品杂文三辑，约占我散文产量的三分之一。

四

我写评论文章，多从创作者的立场出发，经验的归纳多于理论的推演，表面上是在写评论，其实是为自己经营的文类厘清观点，探讨出路。这些所谓论文，或论文体，或论作家，或自我剖析，或与人论战，或自动为人写书评，或应邀为人作序，短则三两千字，长且数万言。

早年意气风发，每见缪思蒙尘，辄挺身而出，与人论战。后来觉悟，真理未必愈辩愈明，精神反而愈辩愈损，与其巩固国防，不如增加生产，多多创作。叶慈说得好：“与人争

辩,乃有修辞;与己争辩,乃有诗。”一位作家多与自我争辩,有趣多了,也有益多了。

同时我又发现,概论未必宏观,写多了容易沦为空洞,甚至像入门的教科书。反而从专题切入,可以直探核心。许多精彩的评论都能因小见大,就近喻远,一发拈出,牵动全身。小题目往往需要大学问,正如旗子虽小,却要长风吹拂,才能展开。

中年以后,求序的人渐多,为人写序便成了我评论文章的一个新文体,也算是一种“遵命文学”吧。近三十年来,半推半就,我为人写序竟多达三、四十篇,这些“无心之柳”已自成阴,两年前终于收集成书,题名《井然有序》。照例新书出版,喜气洋洋有如婚礼,写序人不论是不是证婚人,原则上也是一个贺客,怎能不讲几句祝福的话呢?但是贺客满堂,又有几个人会记得他的客套陈腔呢?为人写序,如果潦草成篇,既无卓见,又欠文采,那就只能视为应酬。反之,如果序言见解高超,文采出众,则不仅有助文学批评,更可做妙文欣赏,不仅有助对该书的了解,更可促进对该文类或该主题的认识。因此,我的序言往往写成了书评,而贺客的身份也变成了诤友。

当前的文学批评,精警的实在罕见,比较流行的则包括下列三种。第一种可称“泛述草评”,论者所知不多,所见不深,而又无心或者无力用功探讨,于是浮光掠影,敷衍了事。第二种可称“情话呓语”,论者感情冲动,遣词奢华,加以存心溢美,所以少用分析、比较、引证,多凭直觉、印象、讹传,通篇颂扬的高调,简直成了散文诗。第三种可称“食洋未

化”，论者多为专家教授，西学未必精深，中文往往不济；所习多为美国学府新兴的理论，拿来套在中国文学的身上，不免削足适履，牵强附会，而搬弄流行的外文术语，解释既不透彻，翻译又不妥帖，往往陷于窘境。评论应该是一种澄清的过程，但是当前的不少论文却愈说愈复杂，疏远了困惑的读者。

不称职的评论文章，几乎都有一个通病：文笔欠佳。文学原是文字的艺术，评论家论来论去，无非一位作家如何用文字表达人生。但是评论家原则上也是一位作家，因为他评论别人如何使用文字，所用的也是文字。换句话说，他也是一种艺术家而非科学家：对于艺术，他没有豁免权。他既有权利来评断别人的文字，也应有义务来表现自己的文字已达水准。评论家的文字如果不出色，甚至不通，他有什么资格指点别人的得失？手低的人，真会眼高吗？试看《文心雕龙》或者《诗人列传》（The Lives of the Poets），手低的人写得出吗？

《连环妙计》为我自选的评论集，依受评的对象分为诗、散文、绘画、翻译、音乐、其他等六辑，约占我评论产量的七分之一。

我这一生写诗虽逾八百首，但是我的诗不尽在诗里，因为有不少诗意已经化在散文里了。同样地，所写散文虽达一百四十篇，但是我的散文也不尽在散文里，因为有不少文情已经化在评论里了。说得更武断些，我竟然有点以诗为文，而且以文为论。说得耸动些，这简直是“文体乱伦”。但说得豁达些，不过是“文体贯通”。在写评论的时候，我总是

不甘寂寞,喜欢在说理之余驰骋一点想象,舒展一点情怀,多给读者一点东西。这风格并非刻意安排,而是性情如此。我不信评论文章只许谨守学究气,不许流露真性情。

一九九八年八月于高雄中山大学

目 录

自序	1
----------	---

第一辑

中国古典诗的句法	3
----------------	---

连环妙计

——略论中国古典诗的时空结构	13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象牙塔到白玉楼	21
---------------	----

谈新诗的三个问题	53
----------------	----

徐志摩诗小论	65
--------------	----

玻璃迷宫

——论方旗诗集《哀歌二三》	75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拔河绳索会呼痛吗？

——序林或的《梦要去旅行》	87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二辑

剪掉散文的辫子	107
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中文的常态与变态	118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杖底烟霞

- 山水游记的艺术 141
- 中国山水游记的感性 159
- 中国山水游记的知性 172
- 亦秀亦豪的健笔
- 我看张晓风的散文 183
- 为人作序
- 写在《井然有序》之前 192

第三辑

- 巴黎看画记 203
- 梵高的向日葵 258
- 造化弄人,我弄造化
- 论刘国松的玄学山水 264

第四辑

- 变通的艺术
- 思果著《翻译研究》读后 275
- 作者,学者,译者
- 为“外国文学中译国际研讨会”
- 而作 288

第五辑

- 诗与音乐 303
- 论琼·拜斯

——《听，这一窝夜莺》之一 319

第六辑

缪思的左右手

——诗和散文的比较 335

李清照以后 355

艺术创作与间接经验 369

龚自珍与雪莱 380

第一辑

